

許傑短篇小說集

上冊

許傑著



目次

慘霧·····	一
大白紙·····	六八
醉人的湖風·····	一二八
菜芽與小牛·····	一六八
小菓·····	一九六
台下的喜劇·····	二四〇
琴音·····	二六四
督辦署的候差員·····	二九一

隱匿	三一八
吉順	三五九
出世	四〇九
山徑	四七一
深夜	四八二
和平	四九四
末路	五〇三
隣居	五三六
改嫁	五八四
紀念碑的奠禮	六一〇
出嫁的前夜	六三五

李卿先生……………六五九

到家……………六九一

七十六歲的祥福……………七二〇

梨樹……………七五一

鋸鐵場……………七九四

昨飯……………八四一

冬夜……………八五六

冬日……………八七二

旅途……………九〇二

賊……………九三二

公路上的神旗……………九六七

放風水

九九六

4

慘霧

上

自從新嫁的香桂姊從她的夫家環溪村回門的那天以後，我們的村裏就接連的和環溪村聚起兵來。

環溪村和我們的玉湖莊是隔著始豐溪的鄰村。溪水在牠倆中間流過，天然的畫了一道界限。我們的村舍的後面，從前都是一片膏沃的土地，正如現在我們從村後望過隔溪的樹林隱藏着的土地那麼豐饒。無情的溪水，因為距離牠的發源地不遠，還帶有奔暴的氣概，在東衝西決的奔騰，差不多每日都要改換牠的故道，踐踏我們的田地。現在流到我們的屋下了。我們的建築，因為要避免溪水的要挾，在村外築上了堅固的城寨；溪水奔騰的衝來時，破不了那堅固的城寨，就在牠的下面深澗了一回，轉了幾個彎，滿泛成澄碧

的深潭，洄馬一般的向下馳去。

我們到村後的溪濱眺望時，我們可以看着溪流的後面，是一灘黃色的沙石，沙石的後面是一片草地，草地上面生長着叢密的柳樹，和許多蘆葦；柳林長滿了綠葉，直遮蔽了遠山的山巔，與蒼碧的青天相接，相離不遠的隔岸的環溪村，已埋沒在柳浪之中，找不到一個屋角了。

我們的村舍盡處，恰與村後相以，流水湯湯地從西南方衝來，直到了村舍的盡處；在那邊順勢成一個反動，匯成一個扇形，向東南方流去，因此就堆成了一個沙渚。沙渚漸漸的漲大起來，有幾處已可種竹。我們土湖人希望在那邊有一個最大的開渠，雖然在現在還是滿眼的蓬蒿。

這里靠着我們的溪濱，倘若用始豐溪的界劃作證，環溪人當然管不到這些未來的財富，但是他們說那是他們從前所有的地址，他們有重新開墾的權利。

這是一個權利和財富的衝突；因為他們看重牠，正如一座國際的礦山。

已是五月的天氣了，小麥早已收穫，大麥和田禾，正待耕耘。村人們雖然不是正忙的時候，卻也不能十分怠惰。

暖風輕拂柳梢，新蟬開始歌唱，善鳴的黃鶯兒飛過時，正直的投下一個黑影，我和我的妹妹雜在村人們的行列中。在祠堂前的樟樹下納涼。

那邊坐在右邊的盡處的老人，是加裕大伯，他穿着一件青布小衫，豁開了胸口，很安閒的吸着旱煙；他說話的時候，額紋一定摺成三疊，短短的鬚子，一根根的矗了出來，正似一個脫了毛的舊刷子。他最愛說話，大家都喜歡聽他。靠着加裕大伯右面蹲着的是多理哥；他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後生，頭上還有一條辮子，終日盤着；他手裏拿着一大碗的粥，和一塊麥粉的餅乾，蹲在石欄上吃。再順數算過來：第三個是做鞋子的老六，他比較上懦弱一點，不大說話。第四個是麻皮加來，他是一個最慧的人，而且是最黏滯的人，大家都叫他

麻皮加來，就是我們下輩，也沒有一個叫他加來叔的。第五個——這邊的盡處，是金櫻妹，扶着她的剛纔遇見的弟弟站着。這邊呢？那個坐着的獨眼，是獨眼三，因為他不是我們同姓，所以大大小小都叫他三哥；他側着頭，坐在門檻上，同樣的坐在門檻上面的，是江林公，他抱着他的小孫女兒拍着，儼然似一個白髮的保姆。此外還有許多小孩子，都隨意的立着跳着而最使注意的，是穿着全身白衣服的香桂姊的弟弟多能，我叫他能弟；他也在那邊。

加裕大伯俯下頭去，要找尋一塊大些的石頭，敲他的旱煙灰；一面在講笑話。一陣涼風在柳梢上發笑，拖亂了柳條，卻不能移動了陰在樹幹下面的樹影；但同時加裕大伯新落地的旱煙灰卻被他吹散了。

石頭金氣喘喘的從村舍的盡處跑來，驚破他們的沉靜；他帶來一個可怖的消息，說溪人已有四五個帶着鋤頭短棒，在下溪清的蘆葦叢裏，兇狠狠的鑿地。這是一個很可

驚人的消息，對於玉湖莊的村人們，因為這是一樁偉大的財富。癩頭金還接着說，他已和虞漢人爭辯起來，相互的罵了一回；但是虞漢人欺他只有一個人，惡狠狠的想來打他，幸虧他手脚快，在蘆葦叢裏一隱，就一溜煙的跑來了。

癩頭金的話還沒有說完，多理和麻皮加來，已經跳了起來。

「去去那還了得！」

「金！你再去喊一聲加啓和保東，他們都在大屋廳的中堂裏——你說我們已在祠堂前等他們了——帶短棒來……」

癩頭金已經走了；多理立刻拿出了一束短棒和棒頭裝有尖刀的豬刀鎗；這些都是藏在祠堂裏的。

祠堂前的空氣，頓時各樣那些跳着玩着的小孩，立刻套上一副駭異的鬼臉，直瞪着兩眼呆呆的站着。

多理把那束短棒和豬刀鎗丟在地下時，鏗然的聲音，與灰塵同時飛起，震得金柳妹的小弟直哭了起來。

多理解開那束著的繩，自己揀起了一枚豬刀鎗，用手掌去揩那柄上的灰塵。麻皮加來揀起這根，又揀起那根。老六也揀了一根短棒。獨眼三還沒有起來，多理就拿了一根短棒給他，催他起身。

接着，癩頭金跑了回來，後面跟着加啓、保東、多智、來富等一批人。他們都倉忙的走到祠堂前，只有加啓帶來一根鐵尺，保東和多智等使順手拾起一根短棒。

他們一羣人都拿着武器，凶糾糾往前走；癩頭金過先，後面就是多理和加啓，以後就是保東和多智等了。

加裕大伯好久沒有說話，最後也拿着旱煙管，慢慢的跟了上去。不知受了什麼暗示似的，能弟和一批玩着的小孩，也隨着加裕大伯前進。

江林公發出他破鏡一般的沙音，說：

「不要老老實實的打他！把他們嚇一下子，趕走了就算……」

但是大家走得遠了，沒有聽清楚他說的什麼說話。

在半路上，他們已走入楊柳樹的叢裏，一團團散了開去。多智回頭看見能弟也跟在

一羣小孩中間，就吩咐他回去。

在柳林中，樹影在沙上搖動，恰如活動影片；日光隱隱的透下幾絲光線在他們頭上，幾疑出沒在雲彩間的明月，人聲隨處的驚動了樹上的鳴蟬，翼聲沙沙然的從這樹飛到那樹，和人們一步一步的踏實細沙的聲響相和。

癩頭金開始在柳蔭中出現，走近那些凶狠的蝦溪人的前面，他開口就罵：

「你這批牛生的兒子！快給你的爺爺滾開！誰要你在此地鬧？」

蝦溪人還沒有看見他，召來的一班人罵罵聲的回答：

「賤賊！不要在你祖宗的坟上爬癢！」

「你快些給我滾開！不要來送死！」

環溪人自恃人多，如虎一般的追了過來。

「你打嗎？來……」

柳蔭裏面喊出了一班人馬，環溪人嚇得一跳，就退縮了。加啓裝着沒事似的，把鐵尺藏在袖口裏，走上前來，好像代他們講和，要訊問他的原委。他走到環溪人的面前，賴頭金也追了上來，重新壯起他的膽量，打那個環溪人一個耳光，同時加啓也抽出鐵尺，只是對腦門的敲。多理、麻皮加來、保金等都趕上了；加裕大伯和幾個頑皮的小孩也出現了。環溪人見來勢不好，忙抽身往水裏逃，多理恐怕豬刀鎗傷得太利害了，就把牠丟在地上，順手把多智手裏的短棒接過來，追到水岸，向那環溪人的背後一擊，那人就往前衝，顛在水裏。加裕大伯連忙止住他們，都沒有下水。那五個環溪人當中，有一個走得太忙亂了，在

急流裏滑了一腳，一個水渦兒，滾到深潭裏，流水平他的頭上；他因為加啓的向着腦門敲來的鐵尺太厲害了，所以提不起精神，纔留了下去。這邊的一批人都走出來，立在岸上，看那跌在水裏的人發笑。

那先渡過去的三個人，就在對岸等着了，還眼睜睜的看著我們這邊。及到那兩人也到岸時，他們又開始大罵。

多能在那沙堤上，經他的哥哥多智喝回後，就呆呆的彳亍着，走向他自己家裏。

他母親還在竈下洗碗，香桂姊因為是新回門的客人，穿着新衣，在那邊和他母親談天，一面無意的搖着手中的麥桿扇子，他的爸爸加庭沒有在家，她們還不知道，剛才所發生的事情。

龍弟報告她們，說剛纔玉湖人已和蝦溪人打架，并且告訴她們關於打架的見聞。最後，他慷慨的說出，多智也是同他們一塊兒拿着短棒去的。

香桂姊聽說和環溪人打架，就吃了一驚。因爲一面是她的夫家，一面又是她的母家，無論如何，這是使她爲難的。

他母親很埋怨多智不知理路，說他還沒有成年，就要被自私的本能所驅使，很緊的要他『後生』。況且環溪村又是我們的新親，雖然姊丈是不一定在那里，但也總以爲情。能弟見着他的姊姊發呆，就跑了出來。他想他的母親和姊姊們都不喜歡他報告的消息，對於他自己的自信，似乎有些陰晦。

祠堂前的人又站滿了。各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張皇的情緒；此種情景，平時在那里是很容易有的，因爲平時在那里都是沒事的閒談和嬉笑；今天卻如觸了電一般的，大家的臉上，都如嚴峻而削壁的山石，被一層迷蒙的煙霧遮蓋着。能弟知道是爲了錦綬的那件事，就一聲不響的走入人叢中，仰着頭聽他們說話。

因爲我家的小門，就靠近那株大樟樹；所以祠堂前的空地，簡直是我和姊姊的遊地。

場。

春舟大伯，穿着一件白夏布的大衫，在人叢中說話，大家一點都沒有聲音。他是加益大伯的弟弟，前清進過一個秀才，現在可以同縣城裏的知事和警察官直接見面。因為他是一個文人，兄弟又多，家裏又在年年的釀酒，年年的賣酒，所以沒有一個不聽他的吩咐的。他說：

「糟了！這一件事，我們不應該如此做……現在那澤上風了……我們應該叫警察，……叫警察，說他私自開墾，強佔土地，糟了！現在……是他上風了！」

他的語音有許多牽制，正好像什麼人把他的舌根拖住；他想使他自己的語音，普遍的及到全體的聽衆，所以喉嚨特別的提高。他說到後面簡直是不成聲了。他那語言飛散的效力，還不及他口邊的泡沫的爆發；而他聲音的拖搭和凝滯，卻正似嘴角上的白沫一般的漸漸凝結着。

能弟擠在他前面，仰着頭，不住的望着他。我從他的泡沫的飛散上，發現了能弟的沉默的頭顱，在那邊仰承甘露。我不喜歡能弟吃那些泡沫，正如我自己不喜歡別人用唾沫睡在我的頭上一樣。我擠了過去，牽着能弟的手，要他走到我的後門的門檻上坐；他就隨我走來。

在那里，春舟大伯又說話了：

「現在，他一定去報警察了……但是，不要緊，你們快把那些短棒和豬刀鑰束好，藏到祠堂裏轉去。警察如果當真來的時候，由我去說話！」

這「由我去說話」幾個字，春舟大伯特別的說得重；好像要無論什麼人都聽見。同時，立着聽他說話的人們，心中如放了一塊石塊，面上都微微地現出一種歡喜和尊敬的顏色。

「說一句私話罷！我們用兵器，是見不得客的……兵器是刑事犯呢……這是我們